



青春期的支农课

□程华照

那年，高中快毕业时，上课的人越来越少，50多人的大教室，桌子空了不少。面临学生时代的渡口，跨步可以登上渡船走得更高更远，却步则进入社会为衣食奔走……坐在教室里，有人面对黑板揣测明天究竟多远，有人扭头忐忑望着窗外。

一天上午，班主任朱老师站上讲台宣布：“下午的劳动课改成支农课。”课堂上响起热烈掌声，欢乐的心情又回到上一次支农课的场景：

霜冻后的几个暖阳，照得地里的萝卜、白菜、冬苋菜长得绿油油的，农民采收不赢，蔬菜店里却货源短缺，学校了解情况后决定将劳动课改成支农课。

朱老师把同学们召集在操场排队，将一面“重庆市第十六中学校支农课”的旗帜，交到前面个子最高的同学手中，手指向前方：“出发！”我们经兴隆桥正街，过牙膏厂大门，穿越刘家台背街的巷道，就到了大湾处的朝阳生产四队（现黄花圃北桥头下）。

一处平地上，李队长瞪大眼睛横扫大家，一脸沮丧。朱老师识破后笑嘻嘻地说：“别看这些书生一副奶气样，做起事来还是很厉害的，李队长放心吧，该做什么事，你尽管安排就是。”

支农课的红旗插进山岫的菜地里，男生负责拔萝卜，女生负责拿到堰塘去洗。同学们干得很卖力，希望在老师面前表现一番，期末拿个“三好学生”奖状回家见爹娘。

这次支农课，朱老师临时有事，只好叫我们自由安排。说好下午两点到，全班54个同学没有一个迟到缺席。李队长站在高处，大声表扬同学们“上次任务完成得好”，然后将我们带到保管室领取粪桶和扁担：“今天的任务是挑粪、淋菜。”

我们尾随李队长来到粪池处，他将一个捆绑竹竿的柏木粪瓢投进去，使劲搅拌几下，前边的女同学掏出手帕捂住鼻子，小声嘀咕：“臭臭——臭！”

“同学们不用蒙鼻子，我觉得这气味比香水还好看。”李队长风趣的话语，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。

他把竹竿交给旁边的男生：“你们自己来，将粪水弄到坡上去淋芹菜。”李队长离开几步又转身回来叮嘱：“小心点哦，不要舀洒了，这些都是社员们从城里一挑挑收集回来的，辛苦得很！”

同学陈智明读书不怎样，调皮捣蛋出风头样样在行，一有机会他就上。他从李队长手中接过舀子，一边舀粪一边大声吆喝：“你是哪个生产队的社员，跑到我

们生产队来偷粪，把茅厕里的粪全部偷光……”

他的滑稽搞笑打破了沉寂，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招附和：“田野小河边，红莓花儿开，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……”文艺委员林汐款步走上石阶，边唱边挥动双手打起节奏，同学们随声拍手合唱，蹦呀跳呀开心极了。就连平时木讷的贵也打开了胸怀，将心底憋了几年的笑话通通讲了出来。

这儿，没有老师殷切期望严肃的脸，没有堆积如山的练习题和高校的门槛，只有风儿和阳光在菜地将我们模仿；只有我们斑斓的身影窜动在坡坎坎；只有李队长驻足远方为我们投出浅浅的笑容。

路边，野花含苞欲放散发芬芳，他摘下一枝转身递给她，心若鹿撞：“这个送给你！”七斜他一眼，她扭过身去，一对乌黑的辫子在他眼前划出一道弧线，“等你送我玫瑰花，我才要。”她离开丢下话。

荣从青菜叶子上捉下一条肥肥胖胖的猪儿虫，跑去摔在女生胸前，吓得她跳起脚尖大吼：“坏，坏，坏！”

叫声惊动附近的女同学，她们围过来抓住荣：“打坏人，打坏人！”荣晃荡在她们中央，厚重的躯体，任她们的拳头，将他把睡眠中的嘉年华打醒。

陈智明和林汐抬着粪桶走过山坡，走进电影似的片段。林汐迷茫，吟出《雨巷》的句子，让许多男生反复领悟。班上看电影，陈智明想法换票挨到她坐；林汐被人欺负，他立马高举拳头亮出胸肌。这次毕业在即的支农课，李队长让男生好好照顾女同学，陈智明抓住机会，将扁担的另一半摞在林汐的肩头。

爬坡时，看见林汐脚步放慢，陈智明急忙叫停休息。两人坐在石坎上眺望远方，他终于说出了心底的那句话：“林汐，我一直在等你！”她低着头回道：“你慌什么，我迟早就是你的！”望着这情景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俩正在预习青春期的下一节课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协会会员）

丘陵格桑花

□海清涓

右膝小伤，不便远行，周末亲海计划落空，选择就近赏菊。

也许是去得太早，大多数的菊花正含苞，它们还没来得及成为秋天的主角。就在我叹息着准备离开时，耳边突然响起：“河边有格桑花！”

没有一秒钟的犹豫，我转过身，随着前面的游人向小河边疾走，全然不顾右膝的微微抗议。

格桑花，高原的格桑花，一直是我心中的传奇。

30多年前的夏天，姑妈一家从西藏回来。从胖胖的表妹嘴里，我知道了西藏有一种美丽的花儿叫格桑花。

吃炒花生时，表妹好奇地问花生是不是长在树上的，引得大家一阵哄笑。我骄傲地告诉表妹，花生是长在土里用锄头挖出来的。

表妹摸摸脸上的高原红，半晌才喃喃地说：“我没见过你们的花生长在土里，你也没见过我们的格桑花长什么样子？”

格桑花有什么了不起，它有花生好吃吗？我不以为然地撇撇嘴。

晚饭后，大家在院子里乘凉。我小声问表妹：“格桑花长什么样子，有指甲花漂亮吗？”表妹一边啃芭谷一边数星星，对我爱理不理。我大声问瘦瘦的表姐：“格桑花长什么样子，有胭脂花漂亮吗？”表姐赶紧抢着说：“格桑花就是波斯菊。”“不是，格桑花是金露梅！”表姐接过话。“是波斯菊！”“是金露梅，是格桑梅朵！”表姐和表妹快要吵起来了。看她们争得脸上的高原红更加高原红，我暗暗在心里说，“我一定要去西藏看看格桑花。”

第三天，姑妈一家要走了。临走时，表妹拉着我的手，哭着说：“你想看格桑花，就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去吧。”

我带着大黑狗阿罗追了好远，直到姑妈一家消失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尽头，我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我羡慕表姐表妹脸上美丽的高原红，我羡慕表姐表妹会唱动人的藏歌，我羡慕表姐表妹上过高高的蓝天（坐过飞机），我更羡慕表姐表妹出门就可以看格桑花。

父亲一边拉我回家一边安慰我：“么妹，不要哭，放暑假的时候，让奶奶带你去西藏看格桑花。”

后来，奶奶不知说了多少次要去西藏，可是最终也没能成行。

等我长大了，可以一个人去西藏的时候，姑妈一家已经迁回了故乡的川南小城。没有亲人在西藏，去西藏看格桑花的事，就一直拖着。

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不用去遥远的西藏，在家乡也能看到梦中的格桑花。

近了，近了，离格桑花更近了。我紧紧捂住胸口，生怕一不留神，心儿就钻破薄薄的浅蓝雪纺。

格桑花，一大片格桑花。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粉的……格桑花在小河两岸清新，在阳光下淡雅，在微风中摇曳。

美而不娇的格桑花，柔而不弱的格桑花。从雪域高原美到中浅丘陵的格桑花，你是秋天赠给我的巨大惊喜。

虽是平生第一次相见，骨子里却涌动着一种莫名的亲切，毕竟，我们已经神交了整整30年。

那些红色的格桑花，越看越像瘦瘦的表姐；那些白色的格桑花，则越看越像胖胖的表妹。从小崇拜兵哥哥的表姐表妹，都如愿以偿成了光荣的军嫂。姑妈说过，表姐表妹有如此理想的归宿，格桑花当是第一功臣。

捧起一朵格桑花，一朵远离童年和故乡神秘高贵的紫色丘陵格桑花。我的美好，也像格桑花一样美好。我的幸福，也像格桑花一样幸福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阁楼时光

□余敏

小时候的寒暑假，我都是去外婆家度过，那一溪一河的踪迹，一草一木的荣枯，一楼一窗的格局，皆是不可复制的风景。

白天，我常常提个篮子跟在外婆身后，去地里除草或采摘蔬菜瓜果，有时候也会躺在床上，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。床的上方用圆木隔出一层楼，有八九平方米，堆放些闲杂物品，大家都称之为阁楼，需要搬来木梯才能爬上去，但极少时候有人光顾。

晨曦的第一缕光透过天窗先眷顾阁楼，余下的光影静悄悄地投射在地上。如若天气晴好，根据那条光束的移动，我能估摸出时间在一天中的变迁。暗处看不见的尘埃，敏锐地捕捉到灯光和舞台，它们争先恐后地闯入光束中，尽情地扭动身姿，飘飘扬扬翩翩起舞。顺着光的路线往上移，一只灰色蜘蛛正躲在阁楼的木缝间结网，专心致志而无声无息。

虽然拥有着同一片天空、阳光、尘埃与昆虫，我与阁楼每天相互凝望，却互不打扰。

又是一个暑假，我在外婆家见到了新娶进门的舅妈。第二天早饭后，舅妈问我愿不愿意跟她去打猪草，事后会给我看一样好东西。我欢欢喜喜，超额完成了任务，舅妈没有食言，带我爬上了阁楼。阁楼上的杂物已不知去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连环画，花花绿绿似缤纷的落英。

那个年代，只有在街边的书摊，才出现过如此众多且让人垂涎的图书，那是需要付费才能翻看的奢望，如今却落落大方地展示在我眼前，这怎不叫我心潮澎湃。

这些书是舅妈的哥哥暂时寄存在此的，她与我约法三章，在我完成每天的劳动量后，经她允许就能来看书，但要格外爱惜不能损坏。因为对书的惦记，舅妈说的每一个字都成了通往阁楼的阶梯，于是乎，我踊跃参与诸如摘花生、收赤豆、晒谷子、赶鸟雀之类的农活。

那个假期，我终于不用再盯着微尘和虫子浮想联翩。自从放了藏书，阁楼好似镀了一层光辉，变得才华横溢流光溢彩起来，让人无时无刻不心生向往，就连睡梦中也多了一缕令人愉悦的书香。

每每踏着木梯爬上阁楼，我都有一种闯入知识殿堂的恍惚和荣幸，那些连环画书闪烁着学识的光芒，让我眼花缭乱恍若梦里。在自成一统的阁楼上，不用理会外面是朝阳蓬勃还是落日辉煌，天窗触手可及，世界格外亮堂，我浸润在书的海洋里，时而沉醉时而惆怅。这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江湖，琳琅满目的图书，描绘了岳母的针、李逵的斧、仙界的玄幻、抗战的曲折……带着我在历史的长河里穿梭，在故事的天地间滑翔……

舅妈为我敞开的阁楼，容纳过丰厚的文学空间，启蒙了我年少时的文学梦想。隔着千山万水，每当我眺望曾经待过的阁楼，阁楼也温情脉脉地回视我，这时内心就会变得丰盈而充满力量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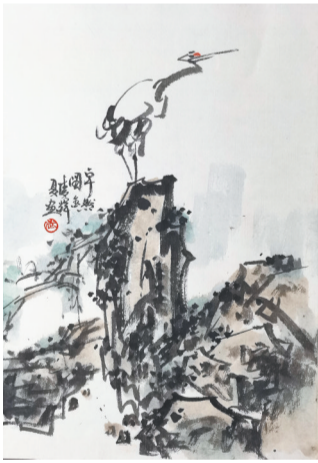
鹤得转 专栏

龙生吟牙 □武辉夏

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院长、著名诗人万龙生是一位非常富于激情的诗人，在一次七八百人的诗歌朗诵会上，他吟诵自己的诗，热情洋溢，情到深处，他手指前方，不料一个东西从他口中蹦出，射向远方，众人正被他的情绪感染，见状，大吃一惊，不知是何物？有人就近捡起来一看，哇！是诗人的假牙！

会场一下掌声雷动！龙生吟诗，原来是吟牙一首，堪称诗坛一绝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）



能懂的诗

秋风秋雨筑成的教室(两首)

□李莘凡

在晨光中

天气寒冷，每个教室的门都紧闭着，我在走廊上来回踱步。这一次，当我走到廊道的尽头，阳光突然照在我脸上，也照在托尔斯泰的脸上。廊道两边的墙上贴着世界名人像，只有这个季节，这个时间，这个角度，阳光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。青年时代的托翁很是英俊，浓眉，高鼻，阔嘴，他锐利的目光穿透一个多世纪，来看我，为我驱除心底的寒冷和阴霾。可是阳光一点一点在移走，我有什么办法来挽留这转瞬即逝的光。九点过十分，下课铃响起，教室门轰然打开，一群孩子奔涌出来，在晨光中，犹如新生。

秋雨

秋雨一丝不苟地下着，滴答滴答落在树叶上，

孩子们趴在栏杆上聚精会神地观看，聆听，水花溅在脸上、脖颈上，那种沁凉，即使领悟能力稍差的孩子，也在瞬间被激活。

有的甚至跑进雨里，主动接收来自上天的信息，那些复杂的语言，以液态的形式，打开皮肤，完成一次由外而内的教育。

这让我感到羞愧：雨水，才是最优秀的教师，为他们授业、解惑，

在秋风秋雨筑成的教室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